

薛文清公全書

讀書續錄

九

讀書續錄卷六

爲學之要在於知性善知性善則知所用力矣

告子以食色爲性若軫兄之臂而得食得爲性乎踰東家
牆樓處子則得妻得爲性乎故食色氣也食色之理性
也

寒暑陰陽也所以變化者神也變化之神無方陰陽之易
無體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而易亦天地也成性存存道義
之門而道義亦性也

居處恭執事敬存吾心之天對越在天之天卽顧諟天之
明命畏天命尊德性之謂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聖人入倫之至也又曰堯

舜性之也是則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全此性而已

程子曰乾天也一節論天至矣

顏子所言高堅前後朱子曰道體也道體卽性也

天命之性渾然無間故存心養性卽所以事天也

聖人以四代禮樂告顏子使其得位則於前代之法必有
因有革未必盡溺古法也

朱子曰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兼精粗言妙
用言其精者

聖人作易順性命之理一卦分三才陰陽剛柔仁義之道
卽性命之理也

中夜因思天賦我惟一性苟不能全是逃天也可不懼哉
用言以斷事則尚乎易之辭

朱子綱目大書張良謝病辟穀其旨微矣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也是則三代之治後世必

可復

程子言漆雕開已見大意卽道也道卽性也洛陽本上建卷三因讀論

語漆雕開節

陽氣自下而上河津本作自漸達則溫畢達則熱陰氣自

下而上河津本作自漸達則涼畢達則寒觀十二月卦

氣可見石門本連上節非是

聖人教人博文致知格物明善凡知之之河津本功皆明

此心之性也教人約禮誠意正心固執凡行之之功皆

踐此心之性也

涵養須用敬存此性耳進學則在致知明此性耳

孔子教人多就事上用功鮮有指出本原者至孟子則指出本原矣

孟子深造之以道一章至妙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王凝論元魏曰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不知何謂也論性是學問大本大原知此則天下之理可明矣自泰之否易自否之泰難卦爻隨時取義不同

君德明爲本居敬窮理則明矣

朱子曰至精之理於至粗之物上見
班彪王命論真西山文章正宗取之

知行雖是兩事然行是行其所知之理亦一也
乾專直是一坤翕闔是二

參同契終是方技之書

顏子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以三月不達與純亦

石門本無亦字非是

不已也

聖人相傳之心法性而已

既曰止天之載無聲無臭復何言哉

萬古之闔闢不可得而窮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與

格物知至在物之理與在己之理無閒故曰纔明彼即曉此

格物是方推致其知物格則知至矣

通天地萬物總是一理致知格物者正欲推極吾心之知

以貫天地萬物

河津本無萬物二字

之理也

孟子曰使吏治其賦後世分封者多用其言

天命有善而無惡性之謂也

決同之道卽理也

誠之源卽張子所謂性者萬物之一源

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歸主
角處小人故讒邪莫能害

觀孟子答井地之問則其法壞已久矣

四德仁爲大知爲重非知之明守之固則仁亦不能有諸
己矣

朱子贊明道曰龍德正中甚當

石門本洛陽本俱作大

孟子醇乎醇以其言不出乎仁義禮智

言出乎已可譬乎已

程子由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蓋
道卽仁義禮智心通乎道以辨人之是非其合於道者
爲是不合於道者爲非道卽權衡較輕重卽辨是非也
朱子論陸象山之學具有定論臨川吳氏猶左右之何也
元人詩曰不宗朱氏元非學美哉言乎

一節尤高

孟子專心致志四字讀書之至要

率性之謂道全是自然

天下後世有公是公非秦檜祖子孫三世領史職亦不能
一揜其奸邪之迹

聖人之言皆自天理中流出所以爲載道之文

知性善則天下之道皆自此出不知性而論道者妄也
學至知道乃可以言學道者何性是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造化之迹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卽二

河津本一作一

氣之良能也

元亨利貞仁義禮智八箇字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充塞天
地貫徹古今日用須臾不可離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聖人盡性以至命也
大哉乾元乃統天萬化之源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無時不然

天既無言恐理亦無名

二氣之良能卽屈伸之自然也

細思人與天地本無二理性

河津本無惟字

無私難之

凡言性命仁義禮智道德之理皆無形聲之可接惟默而
識之可也故曰上達必由心悟命之曰道蓋借人所行
實有道路之道以明人所行當然之理耳非真有形如
道路之道也

洛陽本
心悟節

先儒言聞道見道者但心悟其理故借聞見以明之非真
有聲之可聞有形之可見也

降衷秉彝天理民彝朱子於孟子豪傑興及聞見章註兩
言之千載聖賢所傳所學之道不外乎是

持盈惟有德者能之

作德心逸日休者誠也作僞者反是

人無忠信不可立於世

洛陽本下連卷九
不明善而行節非

天地聖人誠而已

論語精義
卷一
本一氣而

河津本而有言字

有動靜耳

荀子以人性爲惡則是誣天下萬世之人皆爲惡也其昧於理如是之甚

周世宗亦五代之賢君而爭南唐江北之地亦多傷兩國之生靈仁者不爲也

孟子處戰國之時不言兵其仁心大矣

觀唐虞三代之書其世道可見

宋元祐宣仁臨朝亦非大有爲之時

氣化流行未嘗間斷可見道體無一息之停

周禮後世用其制者猶不可易可見爲聖人之書

成湯不遁聲色不殖貨利最爲難事

孟子得仁義禮智之大者其言千變萬化皆由此出

天道元而已人道仁而已

大學言明德論語言仁中庸言性孟子言仁義一理也
坤之元卽乾之氣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先儒謂是孔
子言性與天道處

非知道者不足以知聖人

自孟子後知孔子者鮮矣至周程張朱乃知之

顯諸仁是藏諸用之發見處藏諸用是顯諸仁之機緘處
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出於才氣
莫之爲莫之致皆當謹其在己者

中庸惟聖人能之雖大賢亦未免有過不及者

藏論是非易行事合理難

聖賢書所言之理神而明之在乎人不然書特塵編耳

一之理不患不能

洛陽本

知患無可貫之實耳

朱子本義依呂氏所定經二卷傳十卷古易次序可見易

本卜筮之義

讀書錄卷六

讀書錄卷七

通天地萬物之理皆善也人胡不爲善

用之則行最難自聖人以下雖大賢用之未免有過不及處

聖人見幾明決未有至於事幾之難處者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天理人事精粗無二致故下學人事卽所以達天理也

大哉乾元元者性善之源也

河津本無也字

千載之

河津本作而

下得易之本義者朱子一人而已

孟子言性善擴前聖之未發程子性卽理也與張子皆論

氣質之性又擴孟子之未發至朱子會萃張程之論性

至矣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道莫大乎是

孟子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之一字不明

朱子論專言偏言之仁皆本於程子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語其論性命皆本於程子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之語其論本然之性皆本於程子性卽理也之語其論氣質之性皆本於程張論氣質之性如論致知格物之類皆本於程子

居處恭卽吾心之天對越在天之天如顧諟天之明命畏天命尊德性皆是恭之實

雖明善而反諸身不誠終未有得也

程子曰性卽理也發明性善無餘蘊矣

性無聲無

石門本無字

臭不可以物形容之

理無形只是事物所當然所以

石門本洛陽本所以作已然者

朱子之後諸儒有失朱子之本義

洛陽本作意

者至魯齋許氏

尊朱子之學至矣

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業之存於心者爲德德之見於事者爲業如仁義禮智是德行仁義禮智之德見於人倫事物之實爲業德業非有二也

漢文帝卽位之後除收斂相坐律却貢獻定賑窮養老之令除誹謗妖言律以至免租之類皆仁政之大端也三代以下誠爲賢君

孟子言左右逢其原卽自得之者

理卽在氣中不可脫去氣而言理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之所得以爲心卽專言仁則包四

德

陰精陽氣聚而爲物神之伸也卽人之始而生魂游魄降散而爲變鬼之屈也卽人之終而死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與

用之則行最難所以孔子言行義以達其道未見其人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言性也性無窮盡無方體朱子謂之道道卽性也

但當循理不可使氣

非知周乎萬物者不能辨天下之惑

繼之者善性之原也成之者性善之在人者也

動靜者陰陽也所以動靜者道也

中庸惟聖人能之所謂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